

洋人遠征ヲ事トス、モノ多シ即今著シキ者ハ魯西亞ノ遠征ニシテ中亞細亞ノコカン國其版圖ニ入ラントシ又蘭軍スモクラ島ヲ征シ戦争未タ治ラス空ク歲月ヲ費シ埃及王ハアベセニア國ヲ征シ亞非利加南岸ノ地ヲ略セントス又近日日本ニテ高麗ニ着手セル等世界各國中無事平和ノ日アルコナレ余多年支那國ノ風俗時情ヲ談スル毎ニ支那ト交際親睦スルハ我邦ノ利益ナルヲ説ク聞ク者以テ迂遠ノ論トス然レモ數十年ノ後ニ至テハ必ス其徵候ヲ見ルヘント如何トナレハ支那四

億ノ民數千萬方里ノ地何ヲ以テ一支那政府ノ政令ヲ永遠ニ傳フルヲ得ンヤ余ハ支那各種ノ語學校ヲ興シ其言語文字ヲ講習スルハ我日本第一ノ急務トセリ漫ニ西洋強國ノ政度文物ヲ外飾模倣シテ其實効ナキヤ明ナリ唯其長伎ヲ學習スルニ留ルノミ支那ハ隣國ノ尤巨大ナルモノニシテ日本海ヲ隔テ人情風俗モ亦相近キモノ、如シ是レ專ラ支那ニ來往シ支那ニ通商シテ其學習シ易キ利益ヲ得ルヲ要ス若支那ノ蕃圖西洋各國ノ屬地トナルヲ待テ其機ヲ誤ラハ後悔臍ヲ噬ムノ嘆ア

ラントス

今日ノ新聞ニ西班牙ノ反黨ドンカロース侯ハ戦ニ敗レ其軍ヲ維持スル能ハス兵士ニ別ヲ告ケ三月六日佛國ブロエ港ヨリ英國ホクストン港ニ到レリ其節英國ノ人民皆不平ノ顔色ニテ敢テ敬禮ヲ行フモノナカリシロニカロース侯ハ英國ニ到リ扶助ヲ乞ヒ潛居スルニ決セリト云當時英國ニ潛居セルハ佛國奈翁四世母公ト共ニナヅルホルスト邑ニ住居シ又佛國ノ反黨ロレホール氏ハシカルグルクセ氏一揆黨ノ外務卿タリシ人其他マルシヤル

バセニ氏モ時々英國ニ来リ住ス英國ハ往昔ヨリ反賊黨國事犯黨ノ屯集所ト云フモ虚言ニアラス十五日ビンナン島ニ碇泊セル英國軍艦ヒマラヤ號ハ英属マレイ半島ピラツク邑ノ叛黨ヲ攻撃平定シ本國ニ歸陣スルナリ○ソマレス氏ハ佛人コインドボーワール氏ノ丈那記行一卷ヲ惠マル其中日本ノ記行中處々圖畫アリ有用ノ記行ナレハ余渡邊氏ニ送ラント欲ス十六日朝第七時新嘉坡ノ英東洋社ノ石炭司前碇泊ス朝食了リソレス氏ト共ニ馬車ヲ買フテ

歐洲亭ニ休憩シ處ヲ巡覽セリ○新嘉坡ハ長サ
二十三里半幅四五里ノ小島ニレテマレイ半島
一衣帶水ヲ隔テジャワ群島其間ニ散在シ景色甚
佳ナリ今日ノ新聞ニ日本ノ軍艦米國ノ桑港及ビ
サントウツチ島ニ到リ大ニ人民ノ待遇ヲ得タリ
ト又日本政府ハ茶製傳習ノ為生徒三四名ヲ印度
ニ派遣セリト又云フ日本政府ハ一六ノ休暇日ヲ
禁止シ西洋ノ日曜日ヲ休暇ニ用^ヒリト又云フ
黒田井上ノ兩大臣ハ朝鮮ノ京城ニ向ツテ發^シタ
リ此後ノ結果ハ必ス日本ニ利アルヘレ云々又云

日本ノ公使上野ハ二月下旬里斯本馬德利ニ赴キ
タリト夜來花園ヲ遊行シテ歸船ス
十七日快晴第八時新嘉坡ヲ發ス^ル峽甚タ狹ク
シテ群島亂立シ島樹森々ト^レテ圖畫ノ如シスモ
タラジャワノ三大島ヲ右ニ望ミ行ク此邊呂宋^班
領ノマ子ヲ府ジャワ^和領ノバタビア府新和蘭^英
ノメルボルン府ニ通行スル郵船アリテ大ニ貿易
主眼ノ場トセリ第十二時支那海ニ出タリ
十八日二百六十九里ヲ走ル夜來甲板上ヨリ南極
星ヲ南天ニ望ム

十九日二百六十六里ヲ走ル第十二時セバタ島ヲ
望ム形チ支那人ノ靴ノ如シ臺灣島ノ線路ニ位
二十日二百七十三里ヲ航ス今日甲板上ニテスマ
レス氏佛國內亂ノ始末ヲ話ス當時氏ハ英公使館
書記官ニテ巴里斯ノ圍城中ニアリ彼ノ有名ナル
ロレホルル氏ハレカルダツセ氏ハコシミヨン
黨ノ魁ニシテ亂民ヲ放チ諸處ノ官衙ヲ放火シ終
ニ第一世奈勃翁ノ銅柱ヲ倒シ共和ニ抵抗シ盛
焰甚シカリシ然ルニ共和黨ハ巴里斯ヲ去ルヲ數
里ウエルサリイル城ニアリ陸軍大將マクマホン

氏ヲシテ兵ヲ帥ヒテ巴里斯ノ亂民ヲ攻撃セシメタ
リ時ニグルツセ氏ハ外務卿ノ任ニ在リテス
マレス氏ハ巴里斯ヨリウエルサイニアル英大
使ヲ尋ントグルツセ氏ノ名記セシ道路通行切手
ヲ請ヒ受ンヲアリシ其後マクマホン氏ハ巴里斯ノ
亂民ヲ平定シロレホルグルツセ其他四五名ヲ
縛ンテ南洋ノ新カルドニア島ニ流謫ノ刑ニ處セ
シニグルツセロレホルルノ二氏ハ竊ニ小舟ヲ奪
ヒ此島中ヲ脱走シ新和蘭ニ趣キ郵船ヨリ直ニ英
國愛倫ニ到着セシ人民ヲ氏ノ上陸セルキハ大

二怒聲ヲ發シ瓦礫ノ擲チ無禮ヲ極メタリト云當
時二氏ノ暴名各國ニ傳播セルニヨレリ二氏ハ
コレヲ英國ニ居住シ佛學ヲ傳授シ或ハ過激ノ新
聞ヲ筆シ生計ヲ送り陰ニ佛國ノ變亂ヲ待ツモノ
、如レト夜深ニ到テ臥床ニ入ル
廿二日二百六十二里ヲ航ス午十二時ヨリ算スレ
ハ香港マテノ距離僅ニ五十四里ニ當ル依テ第五
時ニ達スヘシ五時香港ニ達スリ又斯氏ト共ニ
上陸シ直ニ安藤領事ヲ訪テ相共ニ其恙ヲヤリ祝
シ又朝鮮ノ一條無事ニ落着セシヲ賀セリ又英國

及本邦ヨリ諸友ノ來狀數通ヲ得大ニ欣悅ニ堪ス
夜半香港旅館ニ泊ス

廿三日安藤氏ヲ訪ヒ鎮臺ノ宅ヲ還君又安藤氏夫
婦ト市街ヲ散步シ旅亭ニ泊ス

廿四日ソマレス氏ハ佛船ニテ直ニ日本ニ發シ余
ハ上海ニ赴キ別ヲ告ケテ東西ニ分ル

數曲絃歌月下鳴。街樓無處不燈明。記曾楊子江頭
泊。夜到三更聽此聲。情韻雙絕

廿五日橫濱在住ノ米人ヲールス氏船ニ在リ互
日本ノ景況ヲ話シ消光ス

廿六日海霧四塞船速カヲ減シ危險云フヘカ
ス
廿七日寒氣常ニ倍ス上衣ヲ添ヘタリ海煙咫尺ヲ
辨セス今日漸ク二百三十里ヲ航ス
廿八日船已ニ上海ニ近シ海水泥ル吳淞口ニ入レ
ハ楊子江ナリ右岸新築ノ炮臺數個ヲ認メ又新タ
ニ鐵路ヲ開キ吳淞口ヨリ長堤數里ノ間旅客ノ便
ニ供ス兩岸沃野千里涯際ナシ遙ニ望ミ樹林立黒煙
空ニ散スル處是レ上海ノ市街ナリ我海軍省ノ石
炭司ハ左岸ニアリ上陸シテ旅舎ニ入ス

今夜森有禮氏ガ北京ヨリ歸朝スル會シ予ガ旅
館ニ在リ依テ偶然相遇ヲテ談話夜深ニ達リ卧床
ニ入ル真ニ竟日ノ鬱悶ヲ慰スルニ若リ予カ喜可
知也

櫻洲先生氣象磊落放言高論常驚其座人々或
以為其言不盡實也今閱斯篇經歷萬里洞悉時
情原々本々確有成見知非妄語浮談也嗚乎先
生不苟放言高論矣

明治十年十二月

依田百川接評

漫遊記程卷中終

訪櫻洲中井君席上賦言情

參商千里久相違。寧料他鄉再會期。牢獄人辭上書日。
君在獄中。殆三年。屢關門。吏認棄。縹時。君既走出。水
上書議當時之形勢。關門吏認棄。縹時。君既走出。水
棄所齋。元龍對客笑餘子。文舉有誰呼大兒。憶否西窗
行李去。君少從余學。刺苦共聽夜雨漲秋池。

羽峰曰君耳忘身國耳忘家何有於獄乎
又曰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意氣慷慨之狀
宛然在目

悔堂仙史惟宏拜題

全

有客新從洋外還。遊蹤歷々在斯編。殘山剩水過吳越。
蜃雨蠻烟逗米堅。大地極西窺日入。飛船隨處占星躔。
再逢今日何多幸。交態依然并榻眠。

快艦遙穿萬疊煙。回頭鄉土夢漫漫。驚風翻海鷁搖翼。
奇彩映波蚌吐丹。弧矢方酬丈夫志。零丁不厭異邦酸。
俊游何處尤堪羨。吟倚瑞西湖上欄。

庚午端陽後二日

友人藤鍾題

航海新說拔萃

吾愛漢時司馬遷。文章得力幾山川。千秋欲繼龍門
史。先向扶桑以外天。驚津穀堂曰。乘長風。破萬里浪。余嘗聞其語。未見其人。今聞其

將發京赴長崎賦贈同友

宿志平生有所期。此行何必惜分離。諸君戒我無多
語。只誦藍田送別詩。侶與叔送劉戶曹之詩。口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

發京

寒月影懸音羽峰。滿簾嵐霧滴衣縫。雙眸收拾

景信東山有卧容。昨夜豪遊鴨水隈。無端一掉向南回。東山尚惜天涯別。黛色依依送客來。

發長崎赴上海

遙指扶桑以外天。三山五岳在何邊。火船驚忽如飛鳥。截破鯨濤萬疊烟。大沼枕山曰。魯連踏海。宗穀乘風。壯則壯矣。然未離之內也。斯人遠謀長策。出於海之外。則今之博望乎。

印度海舟中

風船搖蕩海煙晴。起檢羅鍼天已明。水枕怪他終夜煖。紅輪直下是行程。枕山曰。結句有義。和推日之義。山海經所說。洵不虛矣。○穀堂

曰。去大西。洋反指紅輪直下。亦可以證地球之圓矣。

屋大驚瀾百丈強。黑煙壓海夜茫茫。忽看日出大洋上。却望神州天一方。枕山曰。此即劉貢文却從雲氣望阿部。晁衡天原之語。同。一落想。○羽

神州不啻穗禾嘉人物精英最可誇。今日若諸航海術。渾圓球上皆吾家。

枕山曰。神州人物實為精英。然英語壯。風土人情異古今。男兒到處曠胸襟。一身已化西洋俗。也是尊王報國心。枕山曰。古楚儒服。今化洋俗。皆所無。實者猶優孟耳。何足貴哉。○穀曰。未句非真誠者。不能解。

印度洋中月夜舟。絕無山岳落吟眸。風濤慣得羈眠穩。獨有鷄聲管客愁。

松石曰。真景真情。非粗心人所可夢想也。

洋酒三杯意氣豪。醉持長鋏對風濤。舟人背客低聲語。始見堅剛日本刀。

枕曰。我大日本。有日本刀。則為無其所關係者大矣。當路之人。豈得不以是為鑒乎哉。

西紅海舟中

煙鎖亞羅比亞海。雲迷亞非利加洲。客身遙在青天外。九萬鵬程一葉舟。

枕曰。起聯用地名。極新極奇。鵬外。九萬鵬程。一葉舟。之任。那鞋。鵬星。箭之。亞蘭。洲。江視之。此句。奚啻床上。下之別。○穀曰。歷卷。

地中海

夢破西洲萬里天。遠離故國在洋船。人生未遂終無用。汗漫之遊度卅年。

舟中憶礪弘庵

羨君卜地結茅廬。春雨秋風伴釣魚。愧我奔亡遺異俗。絕無幽致到琴書。

借得洋人折脚床。葡萄美酒挹涼香。醉餘還有并州感。萬疊煙波隔故鄉。

埃及道中二首

南連大漠北平曠。行駕車輪不倩舟。瞬息之間三百里。一條鐵路向歐洲。

枕曰。火車輪車。行于鐵路。殊見險惡之狀。雖佛氏地獄。亦無此。

苦而壯士猶叫絕奇
是心以為壯士也
始覺火輪真活機。車窓回首又斜暉。滿山風景看難
辨。一瞬趁他歸鳥飛。

舟中雜詩示諸友

狂瀾當面雪山頽。千里洋程一夜來。却笑徐生尋異
藥。片帆咫尺訪蓬萊。
穀曰。嘲得妙。○松石曰。破
古人之惑。而無迂腐之氣。
世上榮華不可求。漫遊空度幾春秋。吾生只喜多奇
福。經過地球三大洲。

四海交通唱太平。休論富國又強兵。男兒第一關心
事。駛過西洋萬里程。
枕曰。近人以儒子之言。概為
近然。鄉衍於二千年前。而百九

州之外。又九州之說。乃知地球三大洲。
亦不外於此矣。儒者之言。豈為淺近哉。

船達日巴拉大開日本新報有感

時世子今幾變遷。一治一亂理其然。何人為具拔山
力。掌握皇州兵馬權。

泊日巴拉大港

先扼咽喉不許開。人家數戶倚巖隈。異鄉異客將驚
殺。日夜三軍護炮臺。
枕曰。英人設險以守其國。蓋得
之精微。亦出於易理者也。

大西洋舟中憶友人

連雲籠月海漫漫。船到歐洲夜轉寒。京洛故人無恙

不尺書待汝報平安。

松石曰、溫雅

中井君。曩者留寓英佛客館。親覩其文事之盛。武備之精。而驚心動魄。悔我從前之固陋。然亦以皇朝漢土之學為歸本矣。故於英雄則稱豐公太公。於氣節則稱楠公林則徐。蓋其志簡而要。博而約。是皆符聖人思無邪之旨。宜乎其詩能令讀者興起也。

己巳長夏。枕山大沼。厚識於下谷。原公堂中。

余觀中井子經支那印度。過地中海。遊佛蘭西。吉利諸國。其間閱星躔風土氣候之變。亦多矣。謂世界大歟。抑世界畫為五大洲。今中井子往還不出三歲。既已跋涉五分之三。則謂小歟。蓋自智識限於一隅者觀之。謂大固宜。自通視宇內者觀之。謂小亦宜。顧大之小。不在於世界。而在於其人焉耳。近時航海之外者。不可指數。而刻記行者。自吾中井子始。試問世之讀此篇者。將如何觀焉。己巳之夏。友人穀堂驚津宣重光。識於東京仙臺。

滬公館。

航海說題詞

彼邦秦帝我豐公。三島三韓路僅通。四海為家有今日。
支那只要一帆風。
正道漸稀邪道多。滔滔天下果如何。誰言楊墨難防得。
只坐吾宗欠孟軻。
濤頭黃道一條懸。印度以南南極天。銀漢乘槎非異事。
火輪船轉日輪邊。
島北街衢陋似邨。重重椰子護祗園。古今閭閻皆輸此。
那處人家產世尊。
蟹行書體獸毛服。亞細歐羅其俗同。日本之刀漢文。

別然千古照寰中。

驚濤平視比平地。絕境一游同一家。男子不思鄉味美。
咲將洋菓下唐茶。

莫信阮生無鬼論。西紅海島族波旬。不毛敢道欠鮮食。
四出殺人仍陷人。

英國女皇英且明。金輿議政屢巡行。欲知衆樂欣欣意。
億兆齊呼萬歲聲。

碎破洋船氣益振。晚途艱脆且休論。果然忠信行天下。
英國于今塑像存。

天運循環理太明。夷強華弱莫傷情。何知我國生真傑。

昌大勝他魯佛英。

山海經中不載處。走車飛艦。究遐陬。其人與筆。騰光焰。日出邦通。日沒洲。

己巳長夏。東京隱士枕山大沼。厚子壽氏撰於熙々堂中。

今ヲ距ルヲ十有餘年。予英佛諸國ニ漫遊シ歸朝ノ後航海新說一部ヲ著シ友人ニ寄贈ス。今又漫遊記程ヲ刻スルニ當リ聊前遊ヲ追想シ當時所作ノ小詩數十首ヲ拔萃シ之ヲ卷末ニ置ク

書漫遊記程後

余嘗讀清人尤西堂外國竹枝。愛其清新穩雅。善稱道殊域之風俗。但憾其足跡未嘗出於禹域。稱為外國者。僅僅止西南洋數國。間及泰西風俗。亦不過述貿易沽兒耳。櫻洲中井君卓犖不群。少好遠遊。屢航泰西。過大都廣邑。吊故墟遺壘。指畫形勢。揣摩事情。每遊必有記。

漫遊記 卷中
記必插詩補其所不及。或流連感慨。或
諷刺規戒。皆可誦也。頃者。刻漫遊記程。
蓋係第三遊者。余受而讀之。使人飄飄
神旺氣揚。何其壯且快也。先是十餘年。
君既有航海新說之刻。其詩秀傑。善記
泰西形勢。而其所述。有與今日不同者。
可以見世變矣。世之讀斯編者。併觀前
作。照對比較。其於海外形勢事情。必將

有所發明也。因慙慙使併刻以置卷末。
昔者世祖稱西堂。有真才子之歎。不知
斯編比諸外國竹枝。其優劣得失。果如
何也。余將質之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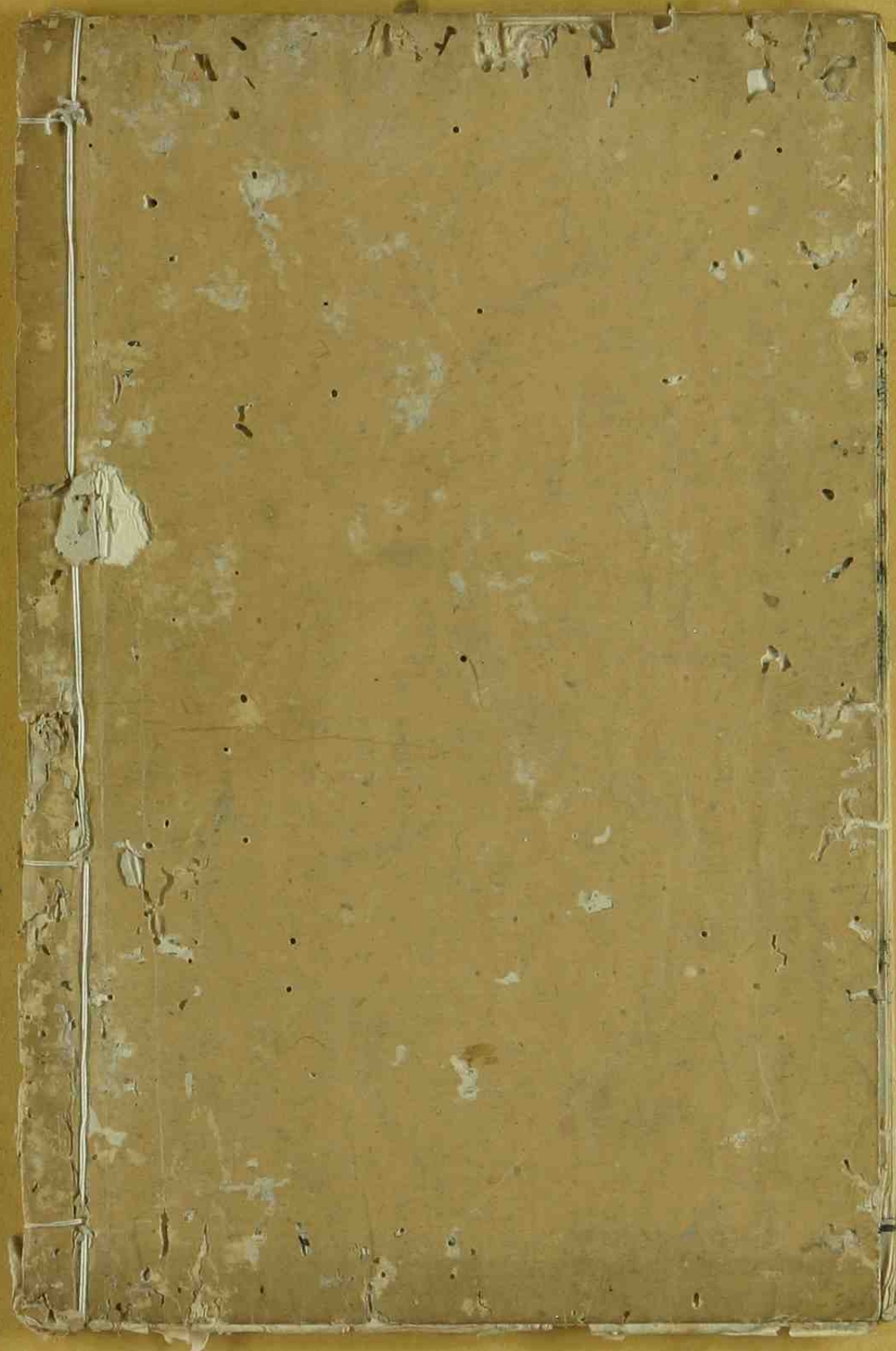
明治十一年一月於東京城西靜遠樓
上瑤溪散人北澤正誠撰



西塾松井甲書



木邨嘉平鑄



長崎大学附属図書館経済学部分館 武藤文庫所蔵

